

红,父亲的人生注脚

周云龙

父亲是个农民,大半辈子生活在黄土平原上。早年去上海闯码头,拉过几年黄包车。穿梭在大都市的街头巷尾,他目睹过喧嚣与繁华,也体验了生活的颠簸与漂泊。这段并没有什么荣光可言的经历,让他从此在乡村不再安分,一生都在找寻逃离的机会。

可是,一穷二白半文盲的他,能挣脱什么?又能抓住什么?

父亲毕竟见过大世面,所以在乡村他常常显出有点特立独行。直到他去世之时,我爱人才突然发觉老人家的与众不同。一般,安放逝者的棺材都是黑色的,庄严、肃穆、沉重,衬托出丧葬时悲伤的气氛。而父亲的棺材,是鲜亮的红色,大红灯笼那样的红,炽热而明亮。

63岁那年,父亲决定置办寿材、寿衣、寿纸,肺气肿严重的他,担心余日不多,要尽早办好人生最后一件事。苏中苏北地区,老人年龄逢3逢9,乡下人视为一“缺”,要有“跨缺”的仪式。记得父亲常常改造一句乡间“民谚”——30岁没得婆娘,不能怪父母;60岁没得棺材,不能怪儿女。六十开外了,那次过生日之前,父亲就蹬一辆破车到小镇上订了两口棺材,严格地说,只是半成品。棺材的外表面,即“三长两短”,他决定自己动手油漆。前前后后漆过六七遍,当作一项“百年大计”,他意识到自己将来永居的“单间”,不能渗漏,不能腐坏。而油漆的颜色,父亲大胆选择了本乡本土极其少见的大红。有人不解地问他,他理

论一套一套的:红的多好!吉祥、喜庆,高寿的人,才配!

不知道是什么内因外缘,老父亲对红色特别敏感,可以说,情有独钟。

姐妹们当年穿的外衣,都是父亲上街采购的面料,老家话叫做“扯布”。父亲掌握了一个独家秘笈,他去商店扯布,一般到柜台都会先看看有没有零头布料。零头布,每一段会折减5寸结算,价格便宜一点。父亲买回来,指导裁缝进行组合缝制。零头布的选择,父亲偏爱红色,至少要带点红色的。他认为,年轻人不能穿蓝色的,蓝嘛,难啊,做事不顺利。而红色,红红火火,多好!——不知道他从哪里研究出来的道理。

父亲在乡村最有传播力的一个文化符号是,常年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。不管新车、旧车,他一上手,就用油漆将车身涂满红色。除了钢

丝、链条,可以幸免,保留本色。乡邻们都当作西洋景看,而父亲一本正经地解释:“年纪大了,眼睛不好,这个红车不管停放哪里,远远地就能一眼看到。晚上骑它,可以驱邪。还有一条,这车子没人敢偷,他偷回去一骑出来,就会露馅!”

时间长了,乡邻渐渐习惯了他的“红车”,村民们每次看到努力蹬车的老父亲,便夸张地大喊大叫:“‘救火车’来了!‘救火车’来了!”父亲附和着他们笑,一脸的得意。

作家朋友说,每个中国家庭都是一部非虚构的书。父亲的有关章节,本色是灰头土脸的形象,底色是乡村生活的厚重。不过,有一抹红贯穿始终:这红,是破旧自行车上不甘平庸的色彩,是为家人挑选布料时饱含希望的目光,是困境中从不曾熄灭的火焰,最终,也是他人生谢幕之时温暖的余烬。

红,是父亲与命运的自我和解,是他对生活的温柔反抗。父亲离世时没留下什么遗嘱,但用一个个大红的印记暗示我,哪怕生活缝缝补补,也要心怀热爱,为自己的人生添一抹亮色。

“关心厌恶症”是一种面对他人关心时产生排斥心理的现象,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两种不同的情境。第一种情境是当他人表现出不恰当的关心时,比如过度关心或虚假关怀,像反复叮嘱“多喝热水”这样无效的建议,会让具备自理能力的成年人感到厌烦。第二种情境则更为复杂,一些人由于过往经历中曾遭受“以关心为名”的伤害

或情感绑架,形成了心理防御机制,导致他们对所有形式的关心都产生本能的排斥。要缓解这种状况,首先需要认识到这种情绪反应的合理性,不必为此感到愧疚;其次要学会辨别关心的本质,区分真诚的善意与潜在的操控;最重要的是要在心理安全范围内,逐步建立对良性人际互动的信任,尝试接受合宜的关怀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关心厌恶症

吴明静

窗外有合欢树,花开花谢全都被我看在眼里。

一棵粗犷魁岸的树,竟然开得出这样有仙气的花来。花开如雾如烟,已然成了气态,飘飘袅袅。红粉与白,全是少女般蓬松的心思。这几日,枝头已然红残粉碎。落瓣在地,路过时无心,差点踩到。好在一个跳脚,总算未伤其分毫。脚下有虫有蚁,若有不明之物,我常会这样跳让。

我在窗里,聚精会神伏案时,猛一抬头,望见一树正花开,像两个正在专注的人忽然四目相接。想植物,若也有聚精会神的时候,该是花开。

于我,每日得三两个小时,聚精会神做一件喜欢的事,脱身琐务,抽离人群,已是幸事一桩。时间不算长,可因为身心全然贯注,所以饱满充盈。

是花,总是要开的,天性本分使然。可植物,集中心思开几日、十几日的花,大约也是在聚精会神,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吧。花期虽短,可这样的时刻,到底是美的、得意的。

聚精会神之后,有一种浓缩的满足。完全地投入,完全地凝神,储存的是高浓度、高密度、高质量的欢愉,这一流的快乐,经得起时间与反复回味的稀释。余时,二流三流的快乐全部堆加起来,也抵它不过。

我看繁花,无不开得自得自在。只要有一点元气,也会聚精会神吐出一朵花来。攒足了风霜雨雪,把绿几乎穿足了四季,终于有了花开,怎么能不快乐。植物的快乐,就是花开的样子。

认真,是最迷人的气质。不必精致,不必美貌,一个人聚精会神的样子,就分外好看。每一朵花,也都是植物最好看的样子。

人在聚精会神时,是无我忘我的,虽在孤独之中,却与孤独无关。

让自己聚精会神,各人并不同时,有人在黄昏,有人在深夜。群花,自然也不会在同一时刻绽放,有花在暖,有花在寒。

聚精会神过后,人会回到长久的松弛之中。花谢之后,植物也会回到漫长的寂静之中。

孩子的数学老师对我说,请给孩子准备一个好题本,让他将作业和试卷上做错的题整理在本子上。“那不就是错题本吗?”我不假思索地说道,“也可以那么说。但做错

的题,对孩子来说就是好题,让他能发现自身问题并加以注意,避免大考时再犯。”老师说,“而且‘好题本’比‘错题本’好听,能给孩子正向积极的暗示,而不是引发他的紧张。”

审美力也能帮你开阔自己的意象世界。

比如,有些人看影视剧会很愤怒——为什么这个女强人就是不妥协?为什么那个男人不拒绝?人们希望看到果断的、道德高尚的行为,一旦影视剧没有满足这些要求,人们就会表达愤怒。其实换一个角度,观看影视作品,我们可以体会人性的复杂、选择的艰难,可以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。

可是,人们往往喜欢简单的投射,更愿意看到果决、坚定、理性的角色。就算接纳不了复杂的情感,也要试着去理解、包容,不要一味拒绝,否则会降低自己的审美力。

我们在生活中要建立审美意识,要去追求更深、更广的体验,这样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
审美是探索欲的来源人们都有好奇心,它实际上就是探索欲,是由审美驱动的。

我们读历史、旅行、看小说和影视剧,我们跟随

北京日报出版社
丁小姐 著

审美力

古人穿越千年历史,我们在旅行中品美景美食,我们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不同的人生。不得不承认,我们的精神世界如宇宙般广阔浩瀚,看似空荡,却充满生机,只要去探索,就可以发现它的美丽灿烂。审美可以从你的生活点滴开始,一日三餐、一花一树、一个生命力蓬勃的孩子、一个慈祥笑容的老人……生活中的美等着你去感知、去欣赏,让美贯穿你的日常吧。

谄词与曲笔

王兆贵

维谷:如实记载有失体统,刻意隐瞒又违史德。史官们

宋真宗某日与群臣垂钓,久无所获,觉得好生扫兴。大臣丁谓察言观色,当即献诗“莺惊凤辇穿花去,鱼畏龙颜上钓迟”,将无鱼之过归咎于真龙天子的威仪。真宗转怒为喜,后丁谓竟取代寇准拜相。

太平兴国年间,国史馆修撰胡旦,晚年因眼疾在家闲住。一天,国史馆的人商议为某高官立传。因其少时操屠户之业,史官们进退

实在想不出好办法,于是去请教胡旦。胡旦说,为什么不

说这个人年轻时曾操刀割肉,表示自己有宰割天下的志向呢?史官们听后无不叹服。

丁谓的谄媚之词与胡旦的曲笔之

出来的。2002年冬,来自南昌的摄影家在渡头村发现了中华秋沙鸭,常年在浙江做手艺的程锡源,便在每年的11月初回到石枧,等候中华秋沙鸭的到来。他买来望远镜,每天来到河边巡查。鸳鸯第一批来到,随后是绿翅鸭、斑嘴鸭,到了下旬,中华秋沙鸭神不知鬼不觉来了。他详细地记录时间、羽数、种类。他是鸟类行踪知情者和追随者。越冬候鸟北迁了,他又带着物什去浙江做手艺。他是生活的候鸟,在异乡觅食。

刚竹林里的小路,仅容一双脚。太窄了,婆娑的竹杪往路中间斜弯,形成了人高的窝棚。竹荏倒竖,很戮脚。山腰之上,鹅掌楸或山乌柏从阔叶林倒悬而出,黄如染布。长源溪从斜深的山谷循林而出,在石拱桥前注入星江。一口水潭锅底状,清澈见底,波氏吻鰕虎鱼贴在潭底,扇尾摇鳍,令我想起阮籍。每年汛期,有钓客来渡头,坐在石拱桥上钓溪鱼,一根钓竿每天可钓数十斤马口、宽鳍鱲、白鲦、

翘嘴鲌、棒花鱼。这让我神往。用程锡源的话说,鱼拥挤在长源溪出水口,往上斗水。走了一里多山路,才下到河边。十二个鸟类摄影家躲在遮阳布搭起的鸟点,拍水鸟。我也去看他们拍摄,从镜头里,可以清晰看见百米之外的水面,中华秋沙鸭成双成对出游、嬉戏、啄鱼、争食。青头潜鸭与绿翅鸭、斑嘴鸭混杂在一起,在深潭潜游、抖翅。

事实上,到了(隐身)河边的樟树林,看到了辽阔的河面,就知道这段河流,是鱼类、鸟类和(鼬科、猫科)哺乳动物的栖息胜地。星江筑坝,拦截蓄水,到了冬季,江水羸弱但潺湲不息,一滩一滩的青灰色砾石(石灰岩)裸露出来,岩石的凹槽注入了水流,涓涓细细,回旋之处,有了深达数米的水潭。无水可斗的鱼,在水潭里作逍遥游。高处水面的石滩,长起了矮芦苇、白芒、知风草。两边的河岸被香樟树、木荷、黄山松、枫香树等高大乔木统领。鸭科鸟类在高树上夜宿,在草丛中休息,以鱼虾为食。

连载

客居深山

傅菲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二十九、大地上世袭(2)

杉木有十几根,刨了皮,横堆着,长出了菌类。菌小朵小朵,枯白色。一条半米宽的小路,出了村头,便去向不明。村边有数块菜地,种了白菜、菠菜、芥菜、白萝卜、荠菜、葱、大蒜、韭。菜地用竹篱笆围着,菜葱绿。菜地之下便是斜坡的荒坡,长着刚竹、箬竹、野茶、杜鹃和鹅肠草、马齿苋、紫花地丁。带我进村的人,便是程锡源。他说,外地人很难找到下河的路。路藏在刚竹林里。是他用刀劈